



小橋·流水·夢裡尋

◎陳彥廷

老家在台南，是極為典型的樸實農村。幼稚的童年便是在古老的紅瓦厝下渡過的，當時備受祖父母和眾堂姊的呵護，無憂無慮的歲月，使得童年成了一塊最鮮明的記憶。

後來負笈北上，只有在寒暑假時才有餘暇回鄉一趟。每當車行過橋，就代表老家離我不遠了，一顆心總是雀躍著，模糊地感覺到：這座橋真是我與童年的聯繫呢。

橋的那一端便是老家，回到老厝便是拾回了童年。屋裡那一群與我有血緣之親的人們，在鄉間昏黃的燈光下，顯得特別熟稔。我似乎以成長之身，承載著一顆幼年純淨的心，所有城市中的冷漠、疏隔和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世故都被一一滌淨，被親人滌淨，被老屋滌淨，被橋滌淨。

但是這座橋終於不敷日益龐大的交通流量，決定要拓寬使用。那次回鄉，我們改繞遠道。車行過田中阡陌，老屋的紅色顯得特別柔美，最後依然是將車駛進天井，等待親人扯大嗓門的呼喚聲。

然而隨著橋的暫時消失，老厝中的氣氛也不同了。祖父中風去世，兩位堂姊接連出嫁，堂弟妹們搬出去求學，偌大的瓦厝一下子陰冷了起來。祖母早已撐持無力，又加上叔叔英年早夭，白髮人送黑髮人，心境更加淒涼。我坐在破舊沙發上，聽著有三、四十年歷史的吊鐘報時，祖母的啜泣和父親強顏的安慰飄浮在空蕩的屋裡，更有種滄桑無奈之感。剎那間童年竟悄悄地抽身離去，遁入無邊無際的黑夜裡。

然後有好一段時間，我不敢看瓦厝的图片，怕會聯想到空曠而鬼氣的老屋；我甚至不敢看到最愛的流水小橋，怕會勾起祖母那張寂寞而哀愁的臉。落花流水春去也，童年的記憶怕是一去不返了吧？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於是在過了這段消沈的時期後，我終於了解到聯繫記憶的，並不是那座橋，而是我的平實親人們。我所追求的，並不是童年的歡樂時光，而是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和思慕。將來那橋的拓寬工程完成與否，要多久才能完成，對我而言已不再重要。然而我終有一天要長大，親人終有一天會凋謝殆盡，那神話般的純真年代呢，就讓我自己以堅強為橋柱，夢想為橋面，將它串聯起來吧！

（青少年組 優等）